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文粹 目録 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吳壽朋

# 歐陽文粹目録

別集類二　宋

卷一

論

卷三

論

書

卷八

書

卷九
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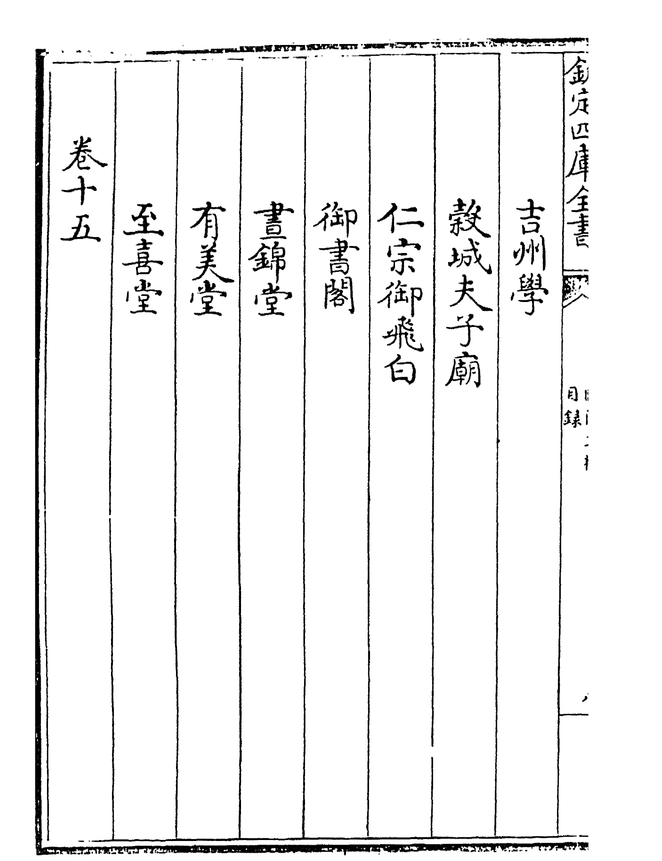
卷十

奏狀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卷十五

記

峴山亭

先春亭

偃虹隄

許氏南園

李秀才東園亭

藥師院佛殿

明因大師塔

集古録跋尾十

卷十七

碑銘

王文正公

晏元獻公

卷十八

碑銘

范文正公

蘇明允

墓表

瀧岡阡

周堯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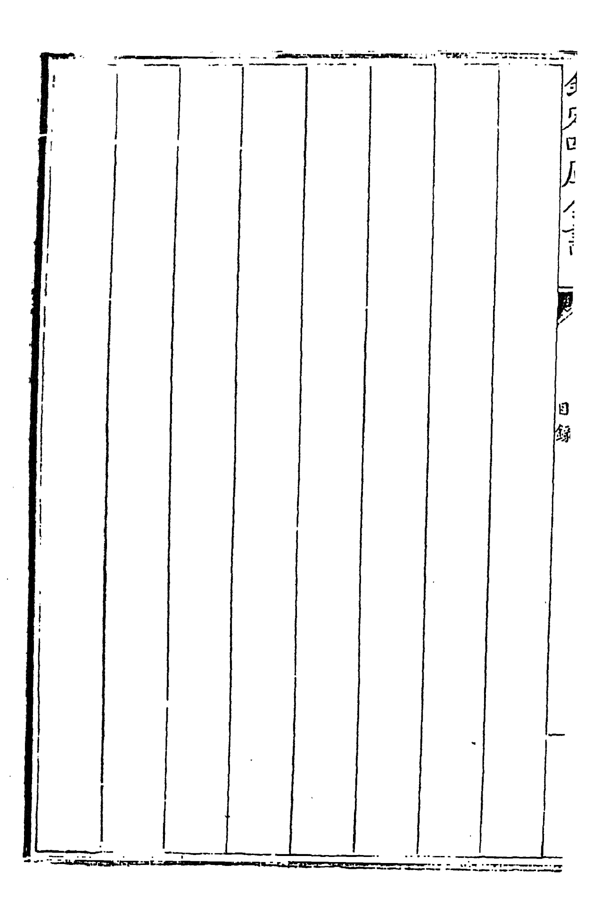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歐陽文粹二十卷宋陳亮編書末有乾道癸巳所作後敘謂錄公文凡一百三十篇今考脩全集凡一百五十三卷而亮所選不及十之一二似不足與全集並行然考

周必大序謂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
參校衆本迥然不同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
岡阡表皆是也今以文粹校之與必大之言
正合是書卷首有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正統
論上正統論下四篇居士集則但存正統論
上下二篇其正統論上乃取原正統論學者
疑焉以上十餘行竄入而論内其可疑之際
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以下半篇多删易之

其正統論下復取明正統論斯正統矣以上數行竄入而論内昔周厲王之亂以下亦大半删易之其他字句異同不可枚舉為周必大校本所未及皆足以資參訂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歐陽文粹卷一

宋 陳亮 編

## 論

###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居西方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於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畆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

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

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

田最先廢而無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

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為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

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性
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
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
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
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
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
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
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

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
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
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
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
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
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
春秋用鄭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

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紛亂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四裔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四裔然後王道浸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

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歎為俑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獨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

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葢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

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俗本有本論中篇云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均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

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雖非歐陽氏之書其可錄者如此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

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雜霸其帝王之理舛而終始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

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跡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昭烈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説

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襃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

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

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正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而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

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猜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縉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道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

疑也絶宋於元嶶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絶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跡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

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强者謂之正

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無考其跡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絶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絶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

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絶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絶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絶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

記事蓋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蓋以至公蓋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跡治亂之本蓋不由至公大義而起蓋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

大幷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幷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幷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幷後梁又幷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

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正統論上

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跡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

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葢其於可疑之際

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

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袪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 正統論下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

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强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跡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

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跡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為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

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
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
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
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
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
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
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
末之跡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

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跡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

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勢雖衰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跡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

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跡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跡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

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昭烈五代漢之劉崇何異昭烈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幷晉宗之一

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强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

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裔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

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為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跡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跡小異而大同爾且劉

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稍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秦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異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跡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歐陽文粹卷一

歐陽文粹卷二

宋　陳亮　編

論

春秋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此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

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爾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

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

者以為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二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

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襃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

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愼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

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髙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襃貶且公之為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没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攝者曰然則何謂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

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三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

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

幸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魯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敎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説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

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曰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四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

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五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

經而反畢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畢小之説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説蔽者見之也

石鷁論

論曰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

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為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

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閧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

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偶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為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襃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

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抑又甚乎

## 辯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

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其服必有容故曰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絶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為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

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顔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回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歐陽文粹卷二

歐陽文粹卷三

宋 陳亮 編

論

易或問一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

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於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

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

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或問二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

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為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竒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

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龎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

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
之得失可也

##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
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
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
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
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

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説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

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乆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

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

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殁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

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兾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

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

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策問

問禮樂

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

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别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

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

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

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

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詆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

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為治

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

體盖簡如此諸侯大小國盖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耳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

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周禮

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

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廵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

歟後世茍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井田

孟子以為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

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耕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為政

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

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為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歳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

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取士

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

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為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禄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

為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本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

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歐陽文粹卷三